

青砖黛瓦藏光影——时光小镇入戏来

——从《六姊妹》看九龙岗淮南村的前世今生

千纸鹤



(接3月6日第七版)

五

1942年8月日军出“淮南煤矿案内”则称“矿业所社宅”。

另通过一张昭和十七年(1942年)七月三十日“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颁发的证件上填写的资料我们知道,此时已经有“忠”字号的称呼了:

本籍:日本福冈县山门郡濑高町宇滨田五一八番地

现住所:安徽省怀远县九龙岗矿业所社宅忠十号

从业氏名:采矿课员 右庄伊势松

日军占领后,紧于“黄、宇、宙”西,地势较其略低一米的一片空地,建“忠、孝”字号住宅房,其东纵向四排为“忠”字号,西纵向四排为“孝”字号,每排4户,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排序,总计8排32户。房里是白木板上面铺的榻榻米,木框纸的隔门和壁橱门,木板下面距离地面约0.5米高,用于防潮及遇意外藏身。与大通矿南舍(也称“小南舍”,南北两排分为“仁、爱”字号)及半山村房子基本是一张图纸略加修改出来的。忠、孝字号为红砖红瓦,仁、爱字号为青砖青瓦。于是,九龙岗民间称“忠、孝”字号房为“红房子”,称“天地玄黄宇宙”(青砖黛瓦)字号为“黑房子”。它们同为1941年夏—1942年夏所建。这个在拙文《揭秘:新近发现的侵华日军在淮罪证遗址——淮南大通半山村建筑群》里已有考证。

日本人又在玄字号西侧建红砖红瓦浴室,至今还保留有旧址,只是已改作居民住宅使用。浴室里原只设有大浴室没有淋浴,东面是男浴室,西面是女浴室。按照日本风俗,两个浴室中间有一道木门,洗澡时男人可以开门到女浴室去把自己的孩子抱过来。女人也可以开门到男浴室把自己的孩子抱回去。日本人被遣返后,这道门就被锁死了,没有拆掉。紧挨着浴室西南一点,建有一排青砖青瓦房的配给所(现为淮南村75号76号),砖上有英文字母“H”“HN”。在大通半山村也发现所用红砖上均有“H”字样,这一点也可以佐证它们是同期建筑。令人费解的是“忠、孝”字号遗址处,却极难见到有字母的砖。

因此,推测“淮南村”内之“天、地、玄、黄、宇、宙、忠、孝”名称应为侵华日军1942年7月30日前改称。

日军投降后,浴室便改作“淮南煤矿局职员浴室”,专门招了两个“浴室工”——寿县李恒顺、怀远人孙忠海,主要负责浴室的日常管理。

六

结合大通“居仁村”“尚义村”,九龙岗之“新雅村”(原日军“兴亚寮单独者社宅”)“崇文村”“四维村”“三友村”“长庚村”“启明村”“重华村”,这些都是日军侵华时期所建,而部分村名为日本人所起,似乎颇具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以“中国文化”来麻痹国民的伎俩,他们妄图“以华制华”,最终达到彻底殖民统治我国的目的。

七

我们现在把原“局总办公室”大院与“淮南村”大院比较一下分析:

实际上,二者是两个大院,只不过“局总办公

室”大院稍早于“淮南村”大院建成。

前面已经提到“局总办公室”大院内部组成。

而其西并列着,且一墙之隔的“淮南村”大院在1936年6月包含的建筑除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六排房,即“天地玄黄宇宙”字号员工住宅区外,在其北尚建有“淮南煤矿局办公大楼”机关大院;其还包括“黄宇宙”西之“忠孝”字号“职员住宅”六排12栋;“忠、孝”字号北院墙内,为两排“矿山工人房”,是铁路系统办公及职员住宅区,现在仍然还有两排为铁路住宅区,其南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改建“九龙岗铁路小学分校”;职员浴室、天字号前东西各一花园。

同时还修建有南门与北门。

南门小且简易,东侧修筑有碉堡。出南门向东拐经过“合作社”百余米即可进入东矿,向西则还有两条路,分别通向西矿及大通煤矿。

北门为对开大门,两侧有小门及岗哨休息室。

北门内有一圆形花坛,直径约八米。日军占领后,大约在1942年后拆除此花坛。抗战结束后又恢复。

淮南煤矿局办公大楼对面马路西为网球场及灯光篮球场(日占时期为棒球场)。灯光球场西北有日军曾修建一座神社。原淮南二中53届初中毕业生刘承义回忆,1945年8月中旬,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人从淮南煤矿办公大楼出来到西面灯光球场的神社前收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广播)的情景。

“淮南村”大院西南角还修筑有两层炮楼,抗战结束后,曾有一辆日军装甲车闲置于此,并发现有日军丢下的巧克力。

“局总办公室”大院南北长300米,东西宽约65米。设东西门。

“淮南村”大院南北长300米,东西宽约235米。周遭砌筑围墙,除设南北二门外,在玄、黄字号间向东设有小门通达一墙之隔的“局总办公室”。

至1945年9月,整个“淮南村”大院及“局总办公室”大院合二为一。为边长300米的正方形大院,偏东倾斜约30度夹角,斜“田”字型庭院布局,东西和南北两条道路将整个淮南村划分为四组建筑。主要以住宅为主,及“淮南矿业所办公楼”(原淮南煤矿局办公楼),南边“天字号”前面主道两边,对称称为“花园”等。而“局总办公室”大院则以通向东门的道路划分为南北两大块,南面主要建筑是医院、宿舍、游艺室、小花园等。北面是淮南煤矿局及淮南铁路局办公室,其北是小学校。四周是石头砌筑的围墙形成了一个整体大院。

抗战结束后,淮南煤矿局有关文字记录仍然习惯把“局总办公室”大院、“淮南村”与东矿合并称为“矿区内”,民间则习惯称之为“矿里”。

而“淮南村”一词,在1947年1月7日前,淮南煤矿局内部职员履历资料填报“住址”时称之为“淮南煤矿局”(如副局长李镜)或“本局矿里孝字肆号”(杨雨亭履历)或“九龙岗忠字三号”(张益龄之职员家属调查表)或“本局职员宿舍字字九号”(1946年9月28日夏兴薄履历表)或“本局职员住宅玄字七号(淮南铁路局土木课事务员王桐琴履历调查表中介绍人刘宝璋住址)”。

以上资料里仍然未有“淮南村”一词。

直至1947年11月25日“淮南煤矿局职员住宅调查表”则开始有官方的记录——“淮南村”,并有

对“淮南村”住宅房屋的“字别、房屋、等级、种数”进行了详尽的统计。排序字别分为“天、地、玄、黄、宇、宙、忠、孝”。

八

淮南本是丘陵地带,淮南村的建筑是因地制宜而建。淮南煤矿局汲取其他煤矿遇雨季被淹的教训,特别设计把东矿井口建在高岗之地。其西北依势建淮南煤矿局办公场所,再其西,下个坡建天字——宙字、再往西下个坡建的忠孝字号住宅和木工房和仓库。淮南村有很完善的排水系统,这么多年,即使是在雨季,也没有见到道路积水和东面的雨水淹到西面住房。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见那一片地势依旧自东向西,渐次趋缓。

九

“淮南村”住宅建筑群初建24栋,后日本人在天字号、地字号西延长线上又各加建了一栋,至解放计26栋。

1957年后,路东两栋天字号,原“煤矿局招待所”作为淮南矿工医院第八病房,专门安置煤矿井下重伤病员(俗称“瘫子病房”、八病房),直至八十年代初期拆除修建了技校电影院。现存单体建筑24栋,根据居住人的不同职务等级,有着明显的面积、设施等方面的差异,其建筑面积由高向低逐渐变小,配套设施亦随之相应变化。

住宅由高级至低级,依次按《千字文》排序为天、地、玄、黄、宇、宙共六排。

解放后,由淮南矿务局接收,至1956年夏迁往洞山后,复转给淮南矿工医院及技校。

1972年—1989年期间,淮南市政府为照顾在淮老红军的生活,特别在淮南村路西第一栋宙字号安排了四户老红军,东一为李甫、东二李杨良、东三许成尧、东四张明胜。

十

据九龙岗的老人程东诗先生介绍,1981年4月23日,原侵华时期在淮南煤矿工作过的日本员工和家属组成的“淮南会友好访问团”一行28人来淮南参观访问。其中有一位男士专门跑到玄字一号来看核桃树,称他与这株树同龄,但当时的住户没有让他进门。有传说,这是一株神树,取其枝叶泡水喝可治愈一些疑难杂症。当然我是不敢相信,不过,这棵树的确非同一般,也是淮南村里的一个看点。

2019年11月13日,天字三号,因长期无人居住,加之年久失修,濒临倒塌,由淮南市文物局出资、黄山市大名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重新修缮。发现东边的浴室一面墙用砖,全部都是青砖带“H”字母,与“配给所”及大通半山村用砖完全一样,而其他房间则没有任何文字。现场观察,带字母的砖的质量比没有文字的要致密结实的多,没有文字的砖可见很多气泡及煤渣。同时发现屋内也有地下通道,据说与“局办公大楼”等都是连通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躲避空袭。卧室墙壁上发现几幅类似于铅笔画,内容主要是花鸟,如菊花、樱花、玫瑰、牡丹、鹤、金鸡等,目前还不能断定是不是当年日本人所留下。但解放前此房为淮南煤矿局局长王德滋的住所,推断日寇侵占时期,为淮南矿业所高级管理人员居住此房,1956年后则一直为淮南矿工医院副院长黄明洲先生居住。